

观球的爽与不爽

周锦尉

球迷观球是一种享受,有时当节日来过。这个享受,可能过程就经历“喜怒哀乐”,即主队先进球的喜悦,被扳平或反超的懊恼;可能预测结果就是“怒、哀”,但只要是重要的、尤其是与外国球队较量的比赛,还是执著地守候在电视机前,体验这种“爽与不爽”。

近日,在亚冠首赛中,恒大足球队客场以5:1的大比分,酣畅淋漓地横扫韩国联赛冠军全北现代,中国球迷有理由大呼爽快,韩国媒体则惊叹“是个耻辱”。

恒大的这次胜利成为一个新闻热点,恒大集团董事长许家印也在媒体和网络上频频现身。据悉,就在那场比赛开场前3个小时,身在北京开着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许家印,特地给球队主帅李章洙打了个电话,让其向球队临时宣布了他新设立的“为国争光奖”——每个净胜球200万奖励。于是,该场比赛的赢利总奖金从最初承诺的600万,飙升到1400万元。

看来,当今体育竞技场观球的“爽与不爽”,介入了“资本的力量”。市场经济的规律是,观众越多,即“需求”越多,资本涌入越多,利润也滚滚而至。我观足球,11人与另外11人的对抗,“排列组合”,千变万化,令人难以琢磨,悬念频生,奥妙无穷。足球展现着人类体能、力量、技巧、智慧、勇敢、团队合力、明星魅力,给人健康和力量的享受。足球的观众最多,球迷最多。依托电视转播,更拓展着无限的市场。据了解,恒大集团从2010年接手广州足球俱乐部以来,累计在足球上的投入超过7个亿,三年光景,从中超成功,到升班马夺冠,人们领教了“资本的力量”。

体育比赛通过电视和网络,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,其娱乐、煽情、发泄等功能被急剧放大,比赛产生的竞争、刺激与爱国、爱乡土意识交织,吸引、培育着越来越多的球迷,会涌动着难以估量的群体情感汇集,而球员尤其是明星球员、明星教练就会成为公众人物,甚至是英雄,他们同时也被商业化了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,我们曾经看过一部《中锋在黎明前死去》的电影,影片中球员可以被买卖,既开了国人的眼界,又被当时正统意识形态所唾之以鼻。如今,队员转会还有挂牌价格,赢一场球立刻成为“百万富翁”……已为社会所接受。俱乐部建立策划班子,有了游走世界的“星探”,对国外球员、国内球员、教练的“挑选”和“换手”,如何做到“物有所值”甚至“价廉物美”,成为俱乐部不可少的经营策略和艺术。许家印就是其中的一个“大家”,恒大与现代一役,可在MBA教学中成为一个成功案例。

一旦资本介入球赛,观球的“爽与不爽”起着微妙的变化。赢球的“爽快”之中有了“不爽”的成分。恒大队此役五个进球全出自外籍球员之脚。想想未来,一丝悲哀会滋生:世界杯、奥运会的球队,“洋枪”是不能上的,会不会“洋枪”换成“银样镗枪头”呢?在国内联赛中,中超有了阿内尔卡、孔卡,中职篮有了马布里、史密斯、威廉姆斯,球市热闹了,好看了,但一旦没有了大牌外援,中国队如何在世界赛场驰骋?

体育的产业化运作,是一柄双刃剑。资本的本性就是突破民族壁垒,它有利于国内球员在更为激烈的对抗中成长,国内联赛就有了“国际味”,国内球员也可以在海外求得生存和磨练。但资本不在乎国籍。倘若国际比赛,赢球是“硬道理”,而培育和涌现出中国的球星,更是“硬道理”。笔者期盼有关方面在联赛的体制、引进外援、上场外援的规则等方面再作探索,使比赛培育出中国的足球明星,中国队在世界杯、奥运会的赛场上,多一点使球迷大呼爽快的比赛。

十年前,在上海乡下厮混。在奉贤芦潮港的公路上晃荡,“弟弟,吃芦粟。”擦肩而过的老太,突然塞过来一大包芦粟段。一声弟弟,异乡顿时亲切。对异乡的好感总是那么突然地涌现,起因又是那么简单。那时候,正跟老婆谈恋爱,她分在盐城市伍佑中学,此中人对我说好的不多,搅局的不少。恋爱中的人天生能感受到阻抑的氛围,每次去都不大痛快。两人间也便有些叽咕。

而今来看牡丹了,对着牡丹,带着不惑之龄,带着鬓娘,看看我的茄子,早上才摘的,露水还在上头;娘娘,带点百叶,豆腐;娘娘,娘娘,小贩们一叠声地唤着爱人。那称谓是把你当姊妹当娘家人的亲热,异乡的冷漠甚至敌意顿成为好。更何况那时伍佑真可谓好,进镇便是湖,便

华丽的婚宴吃到晚上近十点才散场,30桌的宏大场面宾主尽欢,当前来庆贺的嘉宾渐渐散去,她一个人走到门外的走道。

我出门上洗手间,不经意间看见她穿着粉色毛衣的背影,胖墩墩地背对着身后灯火辉煌的宴会厅,微微抽动着肩膀,竟是在啜泣。窗外夜色已浓,玻璃门映出她的侧脸,她举起戴着金戒指的胖手指,从口袋里摸索出手帕,迅速地、偷偷地擦去眼泪。

那是母亲的眼泪。我是新娘这边的客人,但我认得这件粉色毛衣,她是新郎的妈妈。今晚婚礼的开场别出心裁,并不以新娘进场作为开幕曲,而是以一声婴儿啼哭开启整晚的仪式。孩童的哭声中,司仪开始念旁白,“那一天,感谢

你带我来到这个世界,用一双温柔手牵引我,带我成长”,旁白声中,一位年轻的妈妈带着她还在学步的小儿上台,在中央她停了下来,蹲下身给稚子穿上外套,然后牵着她的手离开。此时,司仪继续念道“今天,感谢你带我来到这,开启我人生一段新的旅程”。

灯光大亮,穿着衬衫的新郎和新郎母亲一起走上台来。母亲的手里也拿着一件外套,是新郎的结婚礼服。个子并不高的母亲此时需要踮起脚,才能费力为已经长得又大又高的儿子穿上外套,一粒纽扣一粒纽扣为爱子组上,动作里是满满的慈爱和不舍。随后,她使劲抱了抱孩子,才依依不舍地放开。新郎转身面对舞台另一头,这时,才是新娘入场。

一字成仇

古有“一字师”,可知也有“一字仇”否?某领导刚调来当主任就赐我一双水晶小鞋。我大狼狈。自付并不曾惹了高太尉,待读到一个掌故才觉悟:戊戌变法失败,刚毅落井下石,要置翁同龢于死地。老翁最终算保住了一条老命,但一直困惑:我对刚毅不薄,他为何恩将仇报呢?经人

点破方知,原来刚毅在翁手下当差时经常读错字,多次被翁训斥,一直记恨。我这才记起,曾在大庭广众纠正过该领导读错的一个字。教训啊教训!

荧屏上错字不断,我又想:虽说人人有知识盲点,但剧组这一大套班子的人不至于有共同的盲点吧?莫非他们也怕一字成仇?演员读错字不扣舞美奖金,也不碍灯光师职称的,他们何必像翁太傅似的书生气十足,或像我似的事自找麻烦呢?

七律二首

姚国仪
春兴
春色无欺爽与童,尽将烂漫示东风。
傍河柔草抽新绿,陌路娇娘着浅红。
燕子呢喃疏雨里,柳烟飘忽落晖中。
四时光景终留恋,忘却生涯类转蓬。
白玉兰
花开九瓣比凝脂,只向东君笑颦枝。
蜂蝶撷芳融蜜意,燕莺啼树起相思。
立身天地晴光照,昂首炎寒雨露滋。
沪上飘香遍春色,堪教过客惜今时。

牡丹岁月

孙曙
簇簇,灼灼烈烈。最喜欢叫紫袍的,紫为牡丹正色,华丽的本色,是日月的血,是泥土的心。紫袍,脸大的花,大得雍容;瓣若熔金,丝滑火赤;又有玉骨,击之铿铿;光明自生,光华流泻;只要一染,便是十分气象。一瓣牡丹,一生宽解。看过牡丹的眼睛,看什么皆成



今日升为人夫的的男人,28近29岁,在母亲的眼里依旧是心头的宝贝仔肉仔。

30桌酒一一敬好,新郎的脸已成酱紫色,摇摇晃晃地走到父母身边,一坐倒,父母赶忙围上来,一边一个摩挲着他的脖颈,一叠声地柔声安慰。妈妈又是骄傲又是心疼,揽着孩子的头和自己的额头抵在一起的时候,那真的是几乎完全一模一样的两张圆圆的脸。那幅景象,比这整晚的婚宴更让我印象深刻。

他们说,新郎的妈妈特别宝贝儿子,尽管有时他加班到很晚,但夜夜都要等他回家才睡觉。那么今晚,妈妈会无眠吗?我就是这么想着走出门去上洗手间,这时看见了新郎的母亲,今晚宴会的女主人之一,穿着漂亮的粉红色毛衣,戴着媳妇送的金戒指,躲在走道的角落里,百感交集地擦着眼泪。

诉说着千言万语的背影。

竹间清吟 (中国画) 徐谷甫



徐谷甫先生在当代印坛的成就,可谓有目共睹。其实他还是一位有相当造诣的书法家和国画家,这一点却被淹没在篆刻的盛名之下,以致知之者不多。

事实上,谷甫兄的艺术之路是从国画,尤其从小写意花鸟画开始的。他早年师从白云观黄宗清道长,从临摹石涛作品开始;又师从上海名家钱景泉先生,学习水彩画油画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他在友谊商店和广电局艺术研究室工作期间,有机会接触唐云、单晓天等名家,同时临摹了宋元以来大量精品,打下了比较扎实而全面的基础。值得一提的是,他远赴欧洲多年,在讲课时学习西方现代主义绘画,对其起源、理

点之即燃,为薪,为火,性烈如此,好。折断弃置,干透如柴,一旦插地,吐绿发蕊,不死如此,好。迁土不活,守志如此,好。常年瓣叠十二,闰月瓣单十三,且国有大事,秋冬干枝花放报瑞,灵性如此,好。凡关牡丹的,都是好。牡丹园中有张爱萍将军题词的楹联:“海水三千丈,牡丹七百年。”武人弄文,挥拳抡棒般下笔,墨流粗沱,张飞作媚,好。

牡丹之好,还因其生在小镇。乡野无闻之处,偏生得国色天香。前朝盐城盐民贱户,便出张士诚,便出王心斋。瓮牖绳枢之子,常出顶天立地,常作惊天动地。白盐青菜的日子,也就是牡丹岁月。

明日请看《故乡的芙蓉树》。

曾在号称越国敦煌的新昌大佛寺中,看到一块匾额,上书“禅茶一味”四字。走近发现四个用较小的字落的款,是“赵朴初题”。不愧为佛教领袖的手笔,这四字太值得让人咀嚼了。茶是何味?似乎不在酸甜苦辣咸这五味之中,轻啜于口,又是如此的清香隽永;禅是何意?佛言“不可说!不可说!”可是大则宇宙世界,小则日常生活,亦大亦小的内心世界,无不有着禅的影子。茶为何物?开门七件事之一,柴米油盐酱醋茶,乃是无论平民还是贵族,只要过日子就不能缺少的最为凡俗之物。然而,茶却异于其他之事,妙在雅俗共赏。市民饮食之地,文人吟咏之处,乃至庙堂议政之所,茶都可以登堂入室,一统天下;禅道何觅?峨眉山报国寺有联云,“翠竹黄花皆佛性,白云流水是禅心”,而且,“担水背柴,莫非妙道”。两者的“性质”实属一致。

禅茶一味

胡中柱

品茶讲究心境,“平生于物无所求,消山中水一杯。”可以说,如果没有前者,便不会有后者的追求。只有神怡心闲,悠然自得之人,才能真切地品出茶中之味。倘若汲汲于名利,奔走于富贵豪门的“禄蠹”,便是喝茶,也只是解渴的“蠹物”(妙玉语)。参禅首重心,禅的本意是沉思,禅定之意就是一念不起,本性不乱,抛弃烦恼,远离妄念,才能修得正果。两者有个共同之处,便是都有一颗超脱名利、不假外求的“平常心”。

唐代高僧从谗禅师常住赵州观音寺,《五灯会元》卷四曾载,一人新到赵州禅院,从谗禅师问:“曾到此间么?”答“曾到”。师曰:“吃茶去!”又问一僧,答曰:“不曾。”师又曰“吃茶去!”后院主问:“为何到也云吃茶去,不曾到也云吃茶去?”师唤院主,院主应诺,师仍云:“吃茶去!”赵州法语吃茶去,三字千金百世夸”(启功语),这个吃茶,当然不是为了止渴提神,而是引导进入空灵的手段。迄今为止,这三个字浓缩着难以用语言阐述表达的深刻涵意。只能说,水为天下至清之物,茶为水中至清之味。禅茶一味,便是禅将茶当作其追求真如佛性的一个自然媒介,其本色与禅宗之淡泊自然,远离执著的清静心境相契相符。一啜一饮,甘露润心,一酬一和,心心相印。其影响深入到了各个角落,在杭州九溪十八洞通往龙井的路上,有个凉亭,亭内悬一楹联,其上联便道,“小住为佳,且吃了赵州茶去”。可见一端。

有一僧人写自己的生活,说,“一池荷叶无尽,数树松风食有余”。非常高洁然而清苦,但一引进吃茶,便不一样了,“饭罢浓煎茶吃了,池边坐石数游鱼”,“粥去饭来茶吃了,开窗独坐看青山”。何等幽雅悠然,自然无求。毫无造作,不浮不燥,不贪不嗔,不卑不亢,真正的从容不迫,恬淡安适。达到了这个境界,便是平常心,便是禅定,便是佛境。

徐谷甫的花鸟画

华振鹤
念、表现手法有了深切的理解。多种艺术元素的融合,遂使谷甫兄的小写意花鸟画自有一种独特的面貌。谷甫常说:“花鸟画要通过花鸟的自然形态来表现人和自然的关系,展示生命存在的过程及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。而作为现代画家,他更要结合时代审美之变化,创作出既具国画传统,又有时代气息的作品。”谷甫的小写意花鸟作品,在造型基本准确的前提下,自由运用国画和西画、传统和现代、书法和篆刻手法,大胆取舍,适当夸张、简化,刻意与客户保持距离,追求所谓的“间离效果”。所以,他的作品能画来形态生动,富有生机,在清新的墨韵中,呈现出一种透明、鲜活的水彩画特色,使作品处处跃动着生命的力量。

综观中外艺术家,在其发展过程中,都有一个由“外”向“内”的过程,最终实现对个性美、艺术美的欣赏。王国维所说的从“无我之境”到“有我之境”的发展,就指这个意思。徐谷甫同样正在实践这一发展过程。

十日谈

草木篇